



余华英是怎么拐走 17 名儿童的



”

中国新闻周刊从被害人方代理律师王文广处获悉，除原一审法院认定余华英拐卖 11 名儿童外，经过补充侦查，检方还指控其涉嫌拐卖其他 6 名儿童，被拐儿童数量从 11 名增加至 17 名，分别来自 12 个家庭，其中 5 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 2 个孩子，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。

一审曾被判死刑的人贩子余华英，因发现有遗漏的罪行，案件被发回重审。10月11日，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。

中国新闻周刊从被害人方代理律师王文广处获悉，除原一审法院认定余华英拐卖 11 名儿童外，经过补充侦查，检方还指控其涉嫌拐卖其他 6 名儿童，被拐儿童数量从 11 名增加至 17 名，分别来自 12 个家庭，其中 5 个家庭均被余华英一次拐走 2 个孩子，有的孩子被拐走后遭中途遗弃。

拐走两兄弟

王文广介绍，此次检方增加指控的犯罪事实中，有 2 户家庭都被拐走了两兄弟。

1993年2月28日，被告人余华英伙同龚显良（已故）在贵州省安顺市以带被害人去游戏厅玩游戏为由，拐走两兄弟至贵阳，因认为哥哥年龄较大不好卖，将其中途遗弃。“只把弟弟带走了，哥哥被好心人报警送回家中。”王文广说。

被拐走的弟弟多多（化名）今年年初寻亲成功，回到安顺与家人相聚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，父母当年在安顺做小买卖，年长 3 岁的哥哥经常带自己去家附近玩。被拐当天，人贩子带他俩去到一家游戏厅，他们让哥哥留在那打游戏，给了自己一包山楂片后，被一男一女带上火车，拐至河北邯郸。

被拐时 5 岁半的多多已经开始记事，他记得家里有个哥哥和弟弟，因此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孩子，而养家还有一个同岁的姐姐，也是被收养的。小时候每当受了委屈，他就从家里跑出来，跑远后又劝自己回来，“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回亲生父母家”。

渐渐地，他开始记不清亲生父母的长相，也不记得自己是哪里人。直到养家姐姐开始发帖寻亲，他受此影响才开始寻亲之路。

今年 3 月，经过 DNA 比对等一系列流程，被拐 31 年的多多，终于在贵州省安顺市认亲成功。他再次见到了亲生父母和弟弟，哥哥在外打工没能回来，“一看到妈妈就觉得我们长得很像，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”。

然而，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老家贵州的一切令他感到陌生，亲生父母说的方言也听不懂了，所有的记忆只停留在 5 岁半以前。

对于多多来说，找到亲生父母是为了不留遗憾，“从小到大，这是我内心最痛苦、挣扎的事，（因为）有记忆才痛苦。从小到大恨人贩子，不可能原谅。也恨我自己傻，不哭不闹任由人贩子带我走，人贩子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”。

同样被余华英拐走两兄弟的张荣仙家，却没能等来团圆。

1994年10月7日，张荣仙的 2 个儿子在贵州安顺市西秀区汪家山附近同时被拐，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当时大儿子 6 岁多，二儿子 4 岁多，家里还有个老三，事发前余华英就租住在附近房间。那天早上，她给孩子们热了酸汤饭，大儿子扒了两口就倒回锅里，二儿子一口没吃，三兄弟就出去玩了。半小时后，只有老三回来了，没见到两个哥哥。

那天下着毛毛雨，张荣仙出去到处找孩子，“把他们爱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声音都喊哑了，孩子爸爸发动所有工友一起找，跑遍各个码头、车站，蹲守了半个多月，还是没有线索”。

三十多年后，直到去年 8 月及今年 3 月，寻亲志愿者和警方分别通知她找到了两个孩子。志愿者告诉她，大儿子因关注到余华英案另一被拐人杨妞花，记起就是余华英和一男子带走了他们两兄弟，后来被卖给了邯郸的两户人家。

在寻子的道路上，张荣仙的丈夫曾几度轻生，患上了严重疾病，几次从生死线上被拉回来，只为再次见到

自己的孩子。遗憾的是，两个孩子至今都没有认亲，虽然伤心难过，但她也表示，愿意给孩子时间，等待他们归来。

熟人作案

据了解，余华英在拐卖儿童的过程中，多次采取“熟人作案”的犯罪手法。

2003年12月，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（另案处理）在云南丽江将时年 6 岁的亮亮（化名）拐卖至河北邯郸。

亮亮生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，2003年12月8日，“王加文把孩子带走后就关机了”，从此他们开始艰难寻子，直到 2023 年丽江公安在邯郸找到亮亮，父子终得以相认。不幸的是，亮亮的母亲在寻子过程中患病离世，“找孩子找得我家人破人亡”。

“他专挑认识的人下手，我和他认识，”亮亮父亲称，“当年我搞工程，他们主动联系我吃饭，我当时出去了，我媳妇和几个工人在做饭。一下没注意，他就把我儿子带出去了。”

“开庭时他说认识我两三年吧。我问他（既然）认识为什么不把我孩子带回来，他说就没想给带回来，出来就打车去了昆明，后来把孩子卖到了邯郸。”因此，亮亮父亲很难原谅他们，“他要是改过自新我还好受些，可他没有。”

如今，亮亮已在河北邯郸工作并成家，他父亲说，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孩子就很高兴了”，其他的不奢求。

2002年2月21日，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（另案处理）也曾以“熟人作案”的方式，将时年 4 岁的李聪拐走。

李聪妈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当时他们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，因冬季户外寒冷，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铺，晚上再接回家。“王加文就住在小卖铺对面，没事就过来逗孩子，前后不到两个月，就跟孩子混熟了，取得信任后就拐走了。出事那天准备

叫儿子吃午饭，却发现儿子不见了。”曾以为只是单纯喜欢逗孩子玩，没想到会对孩子下手。

后来她了解到，“王加文与余华英商量好，余华英住在当地一家旅馆，王把孩子交给余，余把孩子拐到河北，王又回到现场，目睹我们找孩子的整个过程”。

寻子 22 年后，今年 2 月 29 日夫妻俩终于见到儿子，儿子已在被拐地成家了。“毕竟孩子离开我们二十多年，感情重建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脾气性格也跟小时候不一样了。”

2023年9月18日，余华英一审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，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。同年11月28日，二审开庭后，检察机关以有漏罪未处理，建议将本案发回重审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 年 1 月对此案作出二审裁定，发回重审。法院认为，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，部分事实不清楚，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，应予重审。

对于此次重审，多名被拐家庭成员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：“永远无法原谅，希望判处余华英死刑。”

院长：赵子健符合招聘要求

近日，内蒙古文化艺术研究院“95后”研究员赵子健火了，其个人简历中显示拥有“4个博士后”，以及22项社会组织兼职。该院随即宣布暂停与赵子健的聘任关系，对其学位学历开展核查。

10月12日，该院院长殷福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，此事民政部介入后，12日上午该院已将赵子健 22 个社会兼职的相关材料交由内蒙古民政厅，“下一步院里对公开的简历也会加强审核”。

殷福军称，“目前没有发现明显材料造假问题”，但存在简历部分内容表述不规范的问题。并表示，若经过后续调查，赵子健材料如果符合研究员聘任条件，该院仍将继续录用，“当然也要征求赵子健本人的意愿，这几天他状态感觉快崩溃了”。

据该院官网，内蒙古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于 2005 年，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的科研机构，现有专兼职科研人员 217 人，其中首席专家 11 人。

殷福军表示，该院自 2022 年起“挂靠”在内蒙古师范大学，并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第一批研究人员，目前共有 11 名专职人员，包括赵子健应聘的研究员岗位在内的其余人员，均为兼职，“兼职人员不提供工资，部分专职人员提供项目收入”。另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兼职研究人员进入这类组织，主要是为了平台项目参与、职称评定报送渠道等机会。

殷福军称，“赵有 4 个硕士学位，都在教育部中留服中心认证通过了。1 个博士学位已认证通过，1 个正在申请认证，另外 2 个没认证的博士学位，赵子健也没想去认证。综合来说，还是符合我们招聘研究员的要求。赵老师能申请我们研究院研究员，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不是他对不起我”。